

仁安羌解圍戰考

卢洁峰 著

仁安羌解圍戰考

The copyright of a study of the Rescue Mission at Yenangyaung is of
Lu Jiefeng.

All copyrights reserved. No reproduction by any means is allowed
without acknowledgement.

《仁安羌解围战考》著作权、版权为卢洁峰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仁安羌解围战考》版权登记数据：

登记号：粤作登字-2013-A-00000833

作品/制品名称：仁安羌解围战考 作品类别：A 文字

作 者：卢洁峰 著作权人：卢洁峰

首次出版/制作日期：2013 年 03 月 15 日

登记日期：2013 年 06 月 20 日

印刷 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刷厂

版次 2013 年 7 月广州第 1 版

2013 年 7 月广州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 9.9

字数 30 万字 图 6 幅

印数 500 册

本书幸蒙义士曾礼新先生资助印制，特此鸣谢！

作品登记证书

登 记 号：粤作登字-2013-A-00000833

作品/制品名称：仁安羌解围战考

作品类别：A 文字

作 者：卢洁峰

著作权人：卢洁峰

首次发表时间：

首次出版/制作日期：2013年03月15日

以上事项，由卢洁峰

申请，经 广东省版权局

审核，

根据《作品自愿登记试行办法》规定，予以登记。

登记日期：2013年06月20日

登记机构签章



前 言

对于1942年4月17日至19日，中国远征军新编第三十八师第113团在缅甸拼墙河（Pin Chong、Pin Chaung）下游渡口两岸进攻日军、救援英军的那场战斗（笔者简称其为“仁安羌解围战”，下同）的感受和评价，历来各不相同——中、日、英三方从一开始就各说各话，“各自表达”。中方称此役“我军竟以不满一千的兵力，击败十倍于我的敌人，救出十倍于我的友军”，是为“仁安羌大捷”^①；日方称在仁安羌与中、英盟军的对垒厮杀为“仁安羌歼灭战”^②；英军则坚称是他们自己战出日军包围圈的……^③

就中方而言，由于仁安羌解围战是缅甸防御战（又称“一次缅战”、“缅甸保卫战”）中国军队鲜有的一个胜仗，也是盟军一方难得的一个小胜利，物以稀为贵。外加中国远征军的总指挥是美国的史迪威将军，被救者又是高贵的英军英国人，所造成的国际影响非同一般。故此，讲述仁安羌解围战经过的典著、书籍、文章远超“汗牛充栋”，其战况、战果更被不断“宣传”放大；一场原本只能速战速决的仁安羌渡口解围战，被升格为前后历时7天（4月14日至21日）的“仁安羌战役”^④；对战之敌也由日军第三十三师团214联队，膨化为“日军214、215两个联队”，直至整个“日军第三十三师团”；日军在仁安羌的主要

① 孙克刚：《缅甸荡寇志》，1945年10月广州《建国日报》；《中国军魂——孙立人将军缅甸作战实录》，（台湾）学生书局1993年版，第4页。

②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缅甸攻略作战》，（台湾）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97年6月译本。

③ [英] William J. Slim：《Defeat into Victory》2009年版。

④ 戴孝庆、罗洪彰主编：《中国远征军入缅抗战纪实——1941——1945》，（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95—99页。

攻击对象英军，被换成了113团，以致形成“日军在仁安羌陆空联合作战对付113团”的立体作战画面。^①

笔者注意到了此间的一个奇特现象——当年直接或间接参加仁安羌解围战的新三十八师官兵、缅甸防御战的参战者、参与者，都是多年、甚至是半个世纪以后才撰写文章或口述历史，回忆仁安羌解围战的。其中，间接参战、参与者积极“回忆”，而直接参战官兵则极少留下回忆文章。记忆的误差以及道听途说，致使大家同样各说各话——关于战斗历时者，有“一昼夜说”、“两昼夜说”、“三天说”、甚至还有“18日停止战斗一天说”^②；关于前往仁安羌方式者，有“急行军前往说”、“全部乘坐汽车前往说”；关于孙立人何时到达仁安羌指挥作战者，有“17日说”、“18日说”，甚至还有“既非孙立人又非齐学启指挥说”^③；关于张琦营长牺牲地点者，有“17日北岸说”、“18日过河说”、“19日（甚至20日）501高地说”；关于在仁安羌包围英军并与113团对战的日军兵力者，有“卅三师团说”、“两个联队说”、“十倍于我之兵力说”、“仅有一个大队说”；关于解围时间者，则有“18日下午5时说”、“19日下午2时说”，甚至有“20日说”、“21日说”。此外，还有“被围英军断水断粮三天说”、中英两军官兵“拥抱说”、“接吻说”、被救英军高呼“中国万岁！蒋委员长万岁说”。^④

① 刘放吾专访口述，《征信新闻报》1963年10月18日，第三版；刘伟民：《刘放吾将军与缅甸仁安羌大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5年版，第23页；戴广德：《仁安羌战役日军兵力知多少》，《中国驻印军印缅抗战》中册，（北京）团结出版社2009年版，第364页。

② 孟化新中校访问纪录，国防部史政编译局：《抗战时期滇印缅作战（一）——参战官兵访问纪录》，（台湾）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99年版，第487页。

③ 刘放吾的儿子刘伟民罔顾事实，宣称：仁安羌解围战既非孙立人师长，亦非齐学启副师长所指挥，而是他父亲刘放吾一人所指挥。参见刘伟民：《刘放吾将军与缅甸仁安羌大捷》，（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5年版，以及刘伟民的相关文章。

④ 《新三十八师缅战详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卷宗号：787，案卷号：11655。

延至1963年10月，为配合“战役说”、“大捷说”，刘放吾将军在接受台湾《征信新闻报》记者采访时，竟然将仁安羌解围战的歼敌数字“升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敌军卅三师团万人伤亡七千”……^①

上述各种说法的叠加、升级、流播，共同造下版本林立，真假莫辨，漏洞百出，甚至荒诞不经之“仁安羌大捷”奇观，令读者无所适从。一个成功的战例，因此而演变成为“神话”。这不仅给我们的对手留下笑柄，而且还会误导子孙后代，使其难以认清二战期间，中国军队在世界反法西斯战场上的真实处境、真正表现和杰出贡献。

笔者对往述旧说之“仁安羌战役”、“仁安羌大捷”说，不敢苟同。最基本的一个理由是，如果这场解围战是一个“战役”，并且取得“大捷”的战果，理应对缅甸防御战战局发生积极的影响。但事实上，“仁安羌战役”、“仁安羌大捷”并没有左右缅甸战局。相反，仁安羌解围战结束、英军出围北撤之日，就是缅甸防御战转向败局之时。为此，笔者决意考证这一战。

考证仁安羌解围战，并非要否定这场战斗，更非为否定中国远征军第一路新三十八师113团、112团仁安羌解围战参战官兵的无量付出。相反，追求真相是为尊重历史，以便后人永记这段震古烁今的中国远征军征缅抗战历史，追怀万千征缅抗战英烈鬼雄。

没有怀疑就无需考证，没有考证就难辨真伪。而要辨真伪，求真相，除了要有足够的勇气和毅力以外，还必须要有足够的证据。为此，笔者尽自己所能，遍寻与仁安羌解围战直接关联的战时往来电报、新三十八师战斗详报、中日作战地图、中国远征军总指挥史迪威的日记、英缅第一军团军团长史利姆的回忆录、新三十八师师长孙立人的相关著述、113团112团参战官兵以及战地记者的忆述、原始报章、日本军方的作战纪录，以及各类相关

^① 刘放吾专访口述，《征信新闻报》1963年10月18日，第三版。

著述，采访新三十八师幸存老兵……虽不敢言已“上穷碧落下黄泉”，但却可以说基本备齐了考证所需的基础史料和关键证据。

为纪录自己的考证过程，也为方便同行和后来者的继续辨析和考证，笔者将所有关键史料和证据，原文收录进本书，并据此互为参照，逐一辨析，对仁安羌解围战展开全方位的考证，进而解开了一系列的历史悬疑，重建了仁安羌解围战的基本史实。

笔者深知，要推翻一个流传了 70 余年的旧说定论，告别“仁安羌大捷”神话，既是一种责任，也是一件十分严肃而神圣的工作。故此，在整个考证和写作过程中均倍加小心，反复告诫自己：不发无据之言，不定无凭之论，坚持言之有据，言之有理。

《仁安羌解围战考》共十二章，既有将仁安羌解围战放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大背景中去观察的“以大见小”，也有前后六章“以小见大”的专项释读和辨析。全书约 30 万字。为方便读者及研究同行独立思考 and 继续查证，笔者不厌其烦，详细标注出每一段甚至每一句关键引文的出处和页码。以致，全书脚注多达 586 个。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关于仁安羌解围战的所有悬疑和问题，都可以在《仁安羌解围战考》的 586 个脚注中找到原始答案。

当然，如此坦白地将自己的研究成果贡献无余，一定会被那些专走捷径、不劳而获的“拿来硕士”“拿来博士”所利用。但作者相信，只要不是真心付出，不是老实研究，即便让你白捡一个博士硕士学位，也是毫无意义的。因此，凡利用本书引文、考证过程、考证结论者，务请注明出处，以便在尊重笔者无量付出的同时自尊自重。

逝者如斯，仁安羌解围战毕竟过去 70 余年了，截至 2010 年初，笔者已经无法找到 113 团的参战者了；112 团的幸存者则因年事过高而无法回忆。此外，限于条件，笔者未能亲往仁安羌解围战的古战场作实地考察，只能借助 Google 的卫星地图功能，

遥看当地的地理概貌，遥测各个战斗节点的地理位置。因此，虽数十次增删书稿，但付梓之时，内心仍不胜惶恐。毕竟“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①。笔者没有机会亦不可能“躬行”此战，因此，讹误之处在所难免。诚乞各位方家师长不吝赐教。

2013 年 3 月 15 日

^① [宋] 陆游：《冬夜读书示子聿》。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仁安羌解围战发生的历史背景	(1)
一、缅甸防御战的发生	(1)
二、日、中、英、美战略意图比较	(3)
三、缅甸战场态势	(8)
第二章 以往相关著述的简要回顾	(20)
一、官书、档案文献、专著	(20)
二、军事官僚的回忆、记述	(29)
三、新三十八师本部幕僚及权威专家的著述	(33)
四、刘伟民的《刘放吾将军与缅甸仁安羌大捷》	(45)
五、《征信新闻报》的专访文章	(46)
六、史利姆的《反败为胜》	(47)
七、随军记者的纪实报道	(47)
第三章 参战各方态势	(51)
一、日军第三十三师团攻略仁安羌的作战计划	(51)
二、日军第三十三师团各部队的攻略日程	(52)
三、英军在仁安羌被围堵的时间	(59)
四、“仁安羌”参战各方的战力比较	(65)
第四章 “乔克巴党行动”往来电报释读	(74)
第五章 《史迪威日记》辨析	(94)
第六章 史利姆忆录释读	(106)
第七章 《第一次：燕南羌战斗详报》辨析	(139)
一、战斗前敌我形势之概要	(139)
二、攻击部署及战斗经过	(147)
三、战斗成绩	(174)
四、敌之兵力部队番号并可资参考之事项	(176)
五、附录	(177)

六、作战地图	(178)
七、《第一次：燕南羌战斗详报》的真实信息与虚假谎言	(186)
第八章 刘放吾与杨振汉“平墙大捷”口述辨析	(189)
一、记者崇学对刘放吾的专访报道	(189)
二、刘放吾“平墙大捷”口述辨析	(194)
三、记者黄海对杨振汉的专访报道	(212)
四、杨振汉“平墙大捷”口述辨析	(215)
第九章 孙立人相关著述辨析	(230)
一、重庆《大公报》对仁安羌一战的最早报道	(230)
二、五篇祭（碑）文的有关文字	(235)
三、《统驭学初稿》的有关记述	(240)
四、对《缅甸荡寇志》的批注	(254)
第十章 仁安羌的地理地貌	(257)
一、日军的记载	(257)
二、113 团、112 团参战者的忆述	(257)
三、利用 Google 卫星地图勘察的结果	(259)
第十一章 仁安羌解围战的基本经过	(269)
一、15 日奉命支援英军	(269)
二、拼墙河北岸战斗	(272)
三、拼墙河南岸战斗	(278)
四、二次拼墙河北岸战斗	(288)
第十二章 余论	(294)
一、仁安羌解围战是一个成功的战例	(294)
二、局部的小胜与全局的被误导	(298)
三、告别神话	(300)
参考文献	(302)
后记	(305)

第一章 仁安羌解围战发生的历史背景

一、缅甸防御战的发生

1.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

正如1941年12月9日《国民政府对日宣战文》所指出的，“日本军阀夙以征服亚洲，并独霸太平洋为其国策”^①。1941年12月8日，日军从空中、陆上、水上对美、英等国在太平洋及东南亚地区的军队发动大规模的攻击——

2时15分（日本时间，下同），日二十五军第五、第十八师团，在马来半岛马、泰边境登陆南下（11日攻占吉隆坡）。

3时15分，日海军特混部队突袭夏威夷珍珠港，重创美国太平洋舰队。

7时，日第十五军集结于柬泰边境的部队进入泰国。

8时20分，日机自广州天河机场起飞，炸毁香港启德机场，全歼停机坪上的12架英军军机。

13时30分，日机自台湾基隆起飞，轰炸菲律宾机场和美军营，炸毁、击落美机逾百架，继而登陆菲律宾。

与此同时，在上海的日本海军中国方面舰队，击沉了黄浦江上拒不投降的英国砲舰“派得列尔”号；捕获美军砲舰“威克”号；接收上海、天津、汉口、广州等地的英、法租界，扣押了这些国家在中国沿海及内江的商船……^②

① 《国民政府对日宣战文——民国三十年十二月九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 第二编 作战经过（三）》，（台湾）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9月版，第207页。

② 王辅：《日军侵华战争》，（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580 - 1582页。

总之，1941年12月8日这一天，日军按照其日本大本营的意旨和计划，在太平洋及远东各地发动的突然袭击，均取得了出人意表的成功。日军在12月8日的一天之内，横扫太平洋，创下世界侵略战争史之“奇迹”，令日本政府兴奋难耐。12月8日尚未过半，日本天皇裕仁就迫不及待地于11时40分，颁布了为继续扩大侵略而与英美宣战的诏书^①。太平洋战争爆发。

2. 中国率先对日宣战，促成国际反法西斯同盟的组成。

直到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中国一直是“一个被忽视、几乎是孤立的战场”^②。“数年以来，中国不顾一切牺牲”^③，在亚洲单独对日作战。日本封锁了中国几乎所有的对外交通口岸，以致中国的对日作战物资极度匮乏，全国军民均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下挣扎抗战。蒋介石曾经不无悲苍地说：“英、美、荷在太平洋上，早已成立共同作战计划，而始终不通知中国，是其视中国为无足轻重，徒利用我以消耗日本之实力”^④。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无疑给蒋介石创造了联合对日作战的机遇。

12月8日晨，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董显光电话向蒋介石报告：“日本海军机动部队的舰载飞机突然偷袭夏威夷珍珠港，停在港内的美国太平洋舰队受到严重损害。”蒋介石敏感地意识到：联合对日作战的机遇来临。遂于当日上午，在重庆军事委员会召开特别会议，决定对日宣战。并提出国策三点——

① 王辅：《日军侵华战争》，（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583页。

② [美] 赫伯特·菲斯：《中国的纠葛》，（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页。

③ 《国民政府对日宣战文——民国三十年十二月九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 第二编 作战经过（三）》，（台湾）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9月版，第207页。

④ 《蒋委员长对太平洋战局之谈话摘要——民国三十年十二月十一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 第二编 作战经过（三）》，（台湾）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9月版，第209页。

(一) 太平洋反侵略各国，应即正式成立同盟，由美国领导，并推举同盟国联军总司令；(二) 要求英、美、苏与我国一致实行对德、意、日宣战；(三) 联盟各国应相互约定：在太平洋战争胜利结束以前，不对日单独媾和。^①

下午，蒋介石分别召见美、英、苏三国大使，面交关于建立中、美、英、苏等国军事同盟的建议书，通报中国已决定向日本、德国和意大利宣战，建议美国对德、意，以及苏联对日本，皆请同时宣战，并成立以美国为首的反法西斯军事同盟，订立不单独媾和的条约^②。蒋介石遂成为“第一个为共同决意和共同行动大声疾呼的人。”^③

1942 年元旦，在蒋介石的积极推动下，中、美、英、苏等 26 国，在华盛顿签订了《联合国宣言》，表示一致对轴心国联合作战，并将亚太战场划分为 4 个战区，即中国战区、东南亚战区、太平洋战区和西南太平洋战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正式组成。中国在亚洲坚持了 4 年之久的单独对日作战，遂转变为中、美、英、荷、澳等国的联合对日作战。

1 月 4 日，成立中国战区统帅部，作为同盟国在东亚大陆上的最高战略执行机构。盟国推举蒋介石为中国战区最高统帅，派史迪威担任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和中、缅、印战场美军司令等职。

为了履行 26 国宣言和中英军事同盟协定，中国方面预备了 10 个军的兵力，随时准备开赴缅甸、马来亚和印度作战。

二、日、中、英、美战略意图比较

①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北京）档案出版社，1992 年版，第 289 页。

②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北京）档案出版社，1992 年版，第 290 页。

③ [美] 赫伯特·菲斯：《中国的纠葛》，（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年版，第 5 页。

1. 日本：封锁交通，困死中国。

日本蓄谋灭亡中国已久。1937年“七·七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后，日军派出第三舰队、第四舰队和第五舰队，监视与封锁我华北、华东、华南沿海。中国的对外联系因此而严重受限。

1938年，国民政府迁往重庆之后，主要依靠以香港和越南海防等为起点的三条交通线与外界保持联系。然而，这些交通线随时都有被日本截断的危险。为突破日本的交通封锁，重庆当局迅速修筑从云南昆明通往缅甸的国际公路——滇缅公路，并以缅甸仰光为出海口。

1939年冬，日军进攻广西，截断我通往越南海防的国际交通线。1940年9月，日军侵入越南，拆毁至滇铁路，封锁滇越边境，破毁至桂公路，断绝了中国经由越南的全部国际交通线。

进入1941年，日本对中国的交通封锁进一步升级，其以4个师团的兵力，在中国东南沿海登陆作战，出动空军轰炸乘隙运送物资进入中国的中小船只，甚至连木帆船也不放过。国际援华物资、美国根据租借法提供给中国的武器和补给物资，除少量经印度空运外，其余大部分都必须经由缅甸输入中国。滇缅公路因此而成为中国最后一条国际交通线。

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时，曾毫不讳言地声称：“帝国将继续沿着解决中日事变的方向前进，攻取缅甸的目的就是要切断中国与外界的最后一条交通线。”^①

2. 中国：保卫滇缅公路国际交通线、抵御日军西侵夹击。

1940年6月，德国在欧洲战场上的神速大胜，刺激日本乘机夺取英、法、荷在东南亚的殖民权益。英国因此而希图借助中

^① [法] 亨利·米易弥：《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上册）》，第392页。转引自戴孝庆：《缅甸防御战的主要战役及其失败原因》，（重庆）《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2期，第126页。

国军队支援它在远东殖民地，特别是在缅甸、印度和马来亚方面的军事行动，以解除其远东殖民地防守之危机。1940年10月，英国重新开放封闭了3个月的滇缅公路，以向中国示好。1941年1月，新任驻华武官丹尼斯少将，更代表英国提出建立中英抗日军事同盟的建议，并邀请中国派军事考察团赴缅、印、马考察。

1941年5月中旬，英国远东军总司令波普汉将军与我军事考察团团长商震和团员林蔚会谈时就明确表示，英国远东军及其本人，“决定负责尽力保护滇缅路缅段。希望中国亦尽力保护中国段”。“如敌经泰攻缅，盼我由滇攻越截敌归路，间接协同作战。”^①

就中国方面而言，入缅援英关系自身的国家利益——

滇缅路为当时中华民国对外之唯一国际补给线，而缅甸为英国之属地，原由英军及其属地军队防守者。就国军之全般战略言，原日军入侵中国之一般作战方向，大致自东徂西，今若缅甸为日军攻陷，则不仅滇缅路被切断。使国军与联军之联络受阻，且物资之补给陷入困难，而日军且可由此向中国西南国境入侵，收夹击之效，更使国军陷于腹背受敌之窘境。就亚洲地区联军之全般战略言，日军若攻陷缅甸，则印度将感受威胁，联军战略西翼危殆。^②

换言之，无论是从中国自身的国家利益出发，还是从履行同盟国协定的义务上看，中国人缅援英保卫缅甸都是责无旁贷的。故在此问题上，中国一直持积极态度。

3. 英国：利用中国军队填补“缅甸漏洞”并掩护其退守

①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 第二编 作战经过（三）》，（台湾）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9月版，第202-203页。

② 蒋纬国总编著：《抗日御侮》第八卷，（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8年版，第175页。